



音乐词典词条汇辑

民族音乐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16057

音乐词典词条汇编

民族音乐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音乐词典词条汇编

民族音乐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0千文字 3.75印张

198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865册

ISBN 7-103-00100-6/J·101 定价：1.20元

出版者的话

近年来我国已有多种自己编纂的音乐工具书，这是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音乐理论工作深化的一个可喜现象。同时反映了音乐界的读者，还包括广大文艺爱好者在从事音乐工作或参加各种音乐活动中，对于音乐工具书的迫切需求。我社为适应这一趋势，编辑《音乐词典词条汇编》这套丛书，它是就某一专题集中介绍一些国家的权威性音乐词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有关词条；或就某一部词书按不同部类（如体裁、音乐风格、地区音乐等）分别编辑出版。供专业音乐工作者及音乐工具书的其它使用者参考，以期开阔读者的视野，帮助他们更广泛地了解国外音乐学术动态，并借鉴外国同行在这些专题上进行研究探索的经验。

《民族音乐学》这一册汇编了美国《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苏联《音乐百科全书》、日本《音乐大事典》、《标准音乐词典》、法国博尔达《音乐词典》和联邦德国《音乐大词典》中民族音乐学的六篇专论词条。全面而概括地反映了当前各国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状况，较详尽地阐述了民族音乐学的含义，包括它的词源沿革、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方法等，并提供了有关文献的书目，特别对深入探讨民族

音乐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颇具参考价值。对于我们的编纂及译述工作，盼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丛书编得更切合实用。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

目 次

出版者的话.....	(I)
1. 美国《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词条	[美]巴·克拉德 吕千飞译 (1)
2. 日本《标准音乐词典》词条	张 弦译 (23)
3. 联邦德国《音乐大词典》词条.....	[联邦德国]库克尔茨 金经言译 (28)
4. 法国博尔达《音乐词典》词条	[法]卡佩利、阿洛尔托 叶 灯译 (35) 王九丁校
5. 苏联《音乐百科全书》词条.....	[苏]泽姆佐夫斯基 张怀惠译 (41) 姜励群校
6. 日本《音乐大事典》词条.....	[日]山口修 罗传开译 (49)
附录.....	(109)

美国《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词条

民族音乐学

〔美〕巴·克拉德

吕 千 飞译

一、术语和定义 民族音乐学一词最早是由金斯特(J. Kunst)提出的。195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音乐学》一书的副标题“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其问题、方法、及主要特点”中首先采用了这一名词。此书以后几次再版，书名改成《民族音乐学》。民族与音乐学之间起初有连字号，后来就没有了。他认为这一术语比起“比较音乐学”来更为恰当，因为“这门学科……并不比其他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

一般说来“民族音乐学”一词在欧洲其他语言里，相当于德语的音乐民族学(Musikethnologie)，波兰语的音乐民族学(etnografia muzyczna)，俄语(以及保加利亚语、乌克兰语)的音乐民族学(etnografiya muzikal'naya)，也相当于俄语的音乐民俗学(Музыкальная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但“民族音乐学”一词也为捷克、法国、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等国专家所采用，最近，苏联学者已开始使用民族音乐学(Этномузыкознание)一词表示对传统音乐的科学研究，而音乐民族学一词则系指对音乐的历史记载而言。联邦德国和奥地利

坚持使用“比较音乐学”一词；他们强调应该和施通普夫(K. Stumpf)、霍恩博斯特尔(E.M. Hornbostel, 柏林)和拉赫(R. Lach, 维也纳)等人的早期著作保持一致。

民族音乐学的有关主要内容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以外的至今尚在流传的口头传统音乐(及其乐器和舞蹈)。调查研究的主要课题是：非文化民族的音乐(或部落音乐)；亚洲高文化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音乐(即宫廷、高级僧侣及其他上层社会的音乐)，诸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和阿拉伯语国家者；以及民间音乐，即内特尔(B. Nettl)试行阐释为“在以高等文化为主的地区发现的口头传统音乐。”换句话说，民间音乐不仅欧洲有、美洲有、亚洲也有，它与高文化的亚洲音乐并驾齐驱(或其地位低于高文化音乐)。以上三个种类是民族音乐学家要研究的主要方面，但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比方说，演变或与别的文化之间交流吸收就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方面，通过这个方面，可能要研究到通俗音乐与商业音乐。因为，不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这种城市传统都是占有主要地位的。

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民族音乐学都被认为是大学里学术性很强的学科，在德国、荷兰、大不列颠及别的国家则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一学科的专家都是学过音乐或人类学专业的，个别的还兼通两门。大学的音乐系或人类学系都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民族学博物馆和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机关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东欧国家则特别注意在科学院的研究机关开展研究。

或许因为民族音乐学既是音乐学的分科，同时又是人类

学的分科的原故，所以关于其定义言人人殊。1964年，人类学家的代言人梅里亚姆(A. P. Merriam)下的定义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这样一来，举凡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个方面的资料都须搜集起来，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来说明这种音乐为什么成为目前的状况、为什么要象目前这样来应用这种音乐。对这种音乐本身也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予以分析，但是重点放在它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方面。1969年，音乐学家的代言人利斯特(G. List)下的定义是：民族音乐学即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传统音乐也就是凭借口头而不是凭借书面流传下来的音乐，是一种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音乐。这位研究家进行了实地调查，搜集了音乐和与其有关的资料。但是音乐必须作为人类活动来研究的这种观点别人却无须一定同意。1965年，著名的法国民族音乐家杜布瓦(J.-B. Dubois)通过简明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目的：

民族音乐学尽管具有音乐学专业的明显特征，却是和民族学最为接近。其研究的对象是迄今仍在流传的音乐；它考察最广阔范围内的音乐实践；它的首要标志就是面对口头传统现象。它要把具体的音乐重新放回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使其处于某一群人的具体思想、行动、组织之中，并且研究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同时，就这些事实在文化水平、技术背景相似或不相似的几组人们之间进行互相比较。

二、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 对世界音乐或异族音乐发生兴趣可以说是在十八世纪西方音乐典籍里开始出现的。卢梭的《音乐辞典》(1768)就是里程碑，其中列举了中国、加

拿大印地安人和芬兰的民间音乐的实例。当时和后来的好多旅行者日记都谈到当地的歌曲，有时还载有歌谱，一般都是按西方的标准进行过修改的。然而这个时期某些作客观观察和分析的严肃的论著已经出现了。英国统治印度时，加尔各答的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威廉·琼斯写了一部《论印度音乐调式》(1784)。此书由达尔贝格(F.H. Von Dalberg)译成德语，1802年出版，书名《关于印度音乐》(Über die Musik der Inder)。译者增补了内容，加添了例证。阿米欧(J.J.M. Aemiot)在中国传教多年，写了《中国音乐古今录》(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一书1779年出版，辑译中国古代音乐论文若干，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1798年拿破仑侵入埃及，结果产生了一部二十五卷的巨著《描述埃及》(1809—26)。其中，对民族音乐学表现关切的要算维约托(G.A. Villoteau)所写的有关音乐的章节，此书以三年半的实地观察为基础，而且显然绝无西方的成见。这些章节包括：《论古埃及的音乐》、《埃及的民族艺术音乐》、《东方乐器概论》。

在十九世纪前七十年中，许多西方的一般音乐著作论及非西方音乐，全都失之肤浅，大部分简直质量低劣。只有一部著作是个例外，值得肯定，即费蒂斯(F.J. Fétis)的《音乐通史》(1869)。书中不仅论及中国、日本和印度，甚至论及卡尔美克、吉尔吉斯、堪察加和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是费蒂斯认识到音乐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所有民族都应该包括在内。

和民族音乐学互相关联的音乐科学研究是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的。这种科学研究当时几乎一开始就被称为“比较音乐学”。它最早出现于 1885 年艾德勒(G. Adler)为音乐学术研究所写的提纲。该提纲把音乐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历史部分和体系部分。体系部分除了理论的、美学的和教学法的三个基本内容之外，还有可供选择的第四个内容，叫做“音乐学”，即比较音乐学。“音乐学”规定的任务是比較音响产品，特别是按民族学的要求比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民歌，并根据性质予以区分归类。第二年，施通普夫发表了他对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贝拉库拉印地安人音乐的学术研究，对自己 1885 年单凭听觉好不容易地记录下来的一批访德的印第安人的民歌进行了分析。这也是一个里程碑。

在这种新的学科中，有两种技术方面的革新对客观的科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种是 1877 年发明了留声机；一种是物理学家兼语言学家埃利斯(A. J. Ellis)在其著作《论各国的音阶》中，根据自己对音高、音程的测量，采用了迄今尚在使用的把音高间的音程比转变为易于比较的简单数字的办法。他把平均律的半音分为一百等分，称为“音分”(Cents)。留声机使反复演唱成为可能；音分则使不同乐音体系进行精确比较成为可能。

有一点值得注意：对音乐分析这一课题、特别是对通过精良科学设备测量音程的工作深感兴趣的人们，几乎都是学自然科学的。施通普夫虽然主要是哲学家，却是根据自然科学的精神通过实验探索实际的。霍恩博斯特尔是学化学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 Boas)起初本来是学物理、地

理的。他们这一代人的观点在这个领域里留下了踪迹。

1890年(并非通常所说的1889年)富克斯(J. W. Fowkes)在缅因州对巴萨马库迪印地安人的歌唱首先录了音,以后又在新墨西哥对朱尼印地安人的歌唱录了音。这可能是用爱迪生留声机进行的最早的实地录音了。朱尼歌曲录音由吉尔曼(B. I. Gilman)译成五线谱,1891年在《美国考古学和民族学杂志》上发表了。1892年施通普夫对该文发表了长篇评论,并进行了部分翻译,说明当时已有密切的国际学术交流。在欧洲,最早进行实地录音的则有匈牙利的贝拉·维卡尔(Béla Vikár)始自1896,和俄国的利尼奥娃(E. Linyova)始于1897,等等。(在城市固定地点进行录音的未计入内)。圆柱体唱片和爱迪生留声机经过改进一直使用到1950年左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磁带录音机就开始应用于实地录音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录音档案馆的建立,情况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展。最早的维也纳科学院的音响资料档案馆,建于1899年,自1901年就全面展开了活动。巴黎人类学协会的音响资料博物馆建于1900年。同时,施通普夫自1900年开始收集工作,至1905年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建成音响资料档案馆,1905—1933年间由霍恩博斯特尔担任馆长。因为这个柏林档案馆是研究的中心,同时馆长霍恩博斯特尔又对世界各地的资料收集者和学者广泛通信、提供帮助,结果该馆在全世界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人类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都对美国的印地安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音乐实况录音也被当作印地安

文化的一种文献。较早的录音有博厄斯为夸丘特尔印地安人录的音(最晚不迟于1895年); 法兰德(L. Farrand)为基留特和基诺特印地安人录的音(1898); 斯佩克(F. Speck)为柯里克印地安人和雨基印地安人录的音(1905); 和迪克逊(J. K. Dixon)为北美印地安人录的音(1908—9)。这些录音, 还有其他录音, 早都收藏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了。富克斯1890年的实况录音上面已经谈过。他后来担任了华盛顿美国人类学社的社长。该社也是提倡实况录音的。这一活动还有几个中心: 如芝加哥的野外博物馆, 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 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博物馆。

1901年, 莫斯科大学建立了音乐民族学委员会, 该会工作着重制做录音并以最科学的方法进行记谱, 同时对俄罗斯民歌及俄罗斯帝国其他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他们组成考察队到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的蒙古人、雅库特人以及其他民族中去录音。与此同时, 维也纳和柏林的档案馆也对许多到非洲、亚洲和南北美洲的考察队提供了录音设备。在进行民族音乐学国际交流方面较突出的有德国的一些期刊, 以及国际音乐协会的比较音乐学部。霍恩博斯特尔担任该协会主席, 这个协会曾参加过维也纳(1909)、伦敦(1911)和巴黎(1914)等地的会议。

1918年以后, 维也纳档案馆的活动有所减少, 而柏林档案馆的活动却有增加。在美国,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别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厄斯和耶鲁大学的萨皮尔(E. Sapir)的影响, 针对美国印地安人和爱斯基摩人进行得较多。研究者有

登斯莫尔 (F. Densmore)、罗伯茨 (H. H. Roberts) 赫佐格 (G. Herzog) 等人。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巴尔布 (M. Barbeau), 受到博厄斯的影响, 在主要研究印地安人的工作之外, 又研究了法语区加拿大人的民间音乐。在波兰, 建立起两个很大的录音中心, 研究波兰民间音乐: 波兹南的中心由卡明斯基 (L. Kamiński) 领导, 华沙的中心由普利考夫斯基 (Pulikowsky) 领导;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两个中心都被人为地毁坏了。

三、1950年以来的趋向 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 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比较音乐学的废墟上产生的, 但另一些新的、生气蓬勃地发展着的事物可能对这学科的再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学者说来, 世界上的荒僻地区用很短时间便可以迅速到达了; 录音, 甚至拍片都很快得到改进, 花钱也比以前便宜得多了。这时候, 有的音乐学家便急于突破仅从历史角度、仅从书面乐谱方面来研究西方艺术音乐的束缚。同时, 人类学家又认为研究音乐必须尽量从音乐的社会生活背景来研究, 把音乐作为并非割裂、僵枯而是不断变化的一种演进过程来研究。民族音乐学学会创建于1955年, 它办的刊物《民族音乐学》为讨论此类问题提供了园地。该学会的年会和1949年创办的刊物《国际民间音乐理事会学报》(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Council) 为这门学科提供了重要的论坛, 特别是对民间音乐的主要专家而言, 但是从事研究其他问题的民族音乐学家也是包括在内的。柏林比较音乐学派的人有几个已经移民到美国, 对西半球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突出

者有赫佐格、科林斯基(M. Kolinski)和以后的瓦克斯曼(K. P. Wachsmann)。美国人西格(C. Seeger)则对美国的民族音乐具有难以估计的影响。

1. 收集和汇编 民族音乐学家收集实况的过程已分别由布勒伊洛尤(C. Brailoiu)于1931年、巴托克(Bartók béla)于1936年、胡德(M. Hood)于1971年详细描述过,这里就不谈了。其涉及的伦理问题则是刚刚开始受到正视的问题(见下第4节)。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音乐学的原始资料收集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这些进展大多是由于技术改革而取得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市场可以买到便携式磁带录音机了;形形色色的改进产品,包括使用干电池的产品也随即进入市场。以后不久,电影摄影机和录音设备已能同步工作,快速照相机也相继问世,到七十年代,录像磁带和多频道录音机也普及开来。

若仅就在全中国范围普及的时间而言,系统的机械录音或许要以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日本为最早。(匈牙利1945年以前已有丰富的圆柱体唱片和唱片资料,但战后的收集提供了完整的歌曲类型资料,包括许多被认为已经失传的葬歌。)在波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全国范围的系统的收集就已经进行了。磁带录音的民歌和器乐音乐资料达六万五千余首。斯洛伐克至1972年已收集民歌和器乐曲十一万首;这些资料百分之八十是1950年以后收集的,其中有五万余首是音响录音。保加利亚人在1955—1969年之间实地录音的歌曲和乐曲有十万余首。在日本,日本广播公

同等机构用精良的设备，根据计划对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进行了广泛的录音。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家虽然易于获得先进设备，欲倾向于单枪匹马地到陌生地区去工作，工作期间也比较短暂。他们还倾向于相当深入地研究当地社会的文化，那不仅是因为该种文化新奇，而主要是因为音乐在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首要的意义。北美洲人通常要研究北美洲或南美洲的印地安人、非洲或亚洲的部族文化，或是亚洲或中东的高度文化的极其优美的音乐。不列颠的民族音乐学家倾向于研究非洲，法国民族音乐学家（法国民间音乐专家除外）倾向于研究以前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研究巴西、尼泊尔、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音乐。联邦德国已在研究土耳其、希腊、卢旺达、苏丹等国音乐和印度的古典音乐。对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音乐直到七十年代中叶才开始进行系统收集，而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人类博物馆里，对许多种族部族的音乐都在进行录制。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还缺乏对传统音乐进行全国范围的广泛收集。

现在音乐录制工作已经可以和照像、拍摄影片和访问演员及听众（通常予以录音）同时进行。对舞蹈或仪式的研究则已普遍利用纪录影片。舞蹈记谱采用拉班记谱法（Labanotation）的人们日益增多。有人还收集乐器，并将其构造情况拍成影片来显示。结果文献资料更加丰富，客观性和准确性都有提高。“文献资料”一词此处主要是指把实况收集的传统音乐以印成乐谱或制成录音的形式保留下来，使人们能够象对文献那样随时查阅。这方面的工作自1950年以来也有长足的

发展。这种类型的唱片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

传统音乐的文献性的慢转唱片是民族音乐学教学与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种唱片在表现无法谱记的表演特点（如噪音质量和音高变化）方面最为有用。这种唱片中较短的音乐节目最适合用以说明歌唱、旋律、乐器等等方面的不同风格。但是，应该记住，在这种唱片中几乎绝对没有录制很长的音乐作品，还要记住作为某个特定传统的不同风格的样板而言，它们可能是很典型的，也可能是很不典型的。把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录制下来的大量乐曲一一记谱的艰苦工作，对于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见以下第2、第3节）。

非商业机构发行的唱片是最可靠的文献资料：如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日本广播公司的唱片，巴黎人类博物馆主持灌制的唱片，比利时特佛伦皇家博物馆非洲中心发行的系列唱片，以及由西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发行的唱片，还必须提到的是特拉西(H. Tracey)的“非洲之声”系列唱片，包括中非、东非和南非的二百一十张音乐和歌曲慢转唱片。作为商品销售的唱片中也有许多卓越的文献性唱片。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部最新的论述民族音乐学唱片的好的工具书，但是评论唱片的刊物和专业刊物中载有的文章是提供了很多情况的。

有关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民间音乐的卷帙浩繁的巨型专辑有的已经出版了，具体情况分别载于保加利亚、德国、希腊、匈牙利、日本、波兰、挪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各国民间音乐的条目。这些专辑的乐谱大部分是根据录音转记